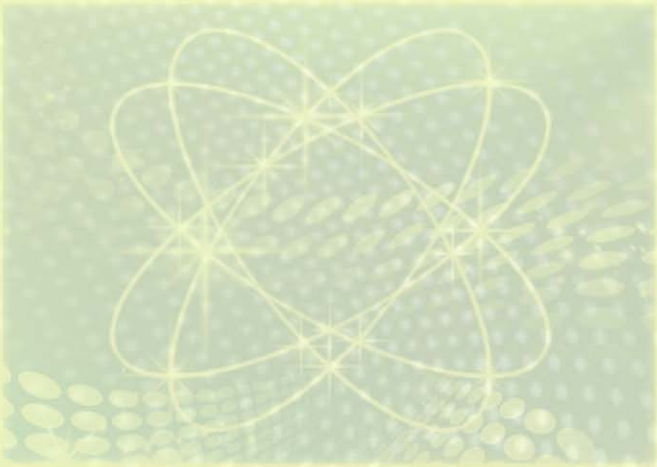
温 凉 盏

佚 名 著



导读

《温凉盏》，满汉合璧写本，三十八节，无回目，作者佚名，现仅存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。国内小说、俗曲等书目，均无著录。这是一部罕见的以满文“单字还音”的珍本。据研究，原作者可能是北方的汉族作家，满文译者是满人，成书可能在乾隆二十年以前。

全书以口语创作，其中大多以说书内容出现。考据本书，要么根据弹词改编，要么是满文作者的一种创作习惯，其本来面目，只是一种猜议，不敢妄加评判。

一

诗：

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
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

话说大明嘉靖皇帝驾登九五，四海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这话且讲不着，单说开封府永宁县安乐村一人姓王，名七于，官居御史，夫人张氏，夫妻和顺。年纪五旬，只有一位公子瑞林，年方七岁，生得面如团粉，唇似丹珠，读书聪明，过目成诵，乃是天生一位星君临凡，老爷夫人爱如珍宝。公子五岁上，老爷就与御史云龙结亲。云龙，字行端。夫人陈氏只生一女名秀兰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自与王门结亲以后，云公夫妇每日教训，三从四德，描鸾刺凤。云老爷与王公原是好友，又是同寅，因此两家结亲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御史王老爷因见严嵩依权仗势，作弊蒙君，杀害贤臣，聚党为恶，一连三次参奏宁党，怎奈天子信宠严嵩，不听忠言，将王七于罢职休官，贬他为民。这老爷正要打点起程，王老爷，因参宁党削官职，一腔闷怒气满胸。昏迷不醒躺床上，妙药仙丹也不灵。三日好来二日歹，偷弹珠泪暗伤情。老爷直觉病体重，五内发烧骨头疼。强打精神呼诰命：夫人留神仔细听。想当日，昔年窗下习文字，坐破寒毡苦用功。实指望，光宗耀祖响门户，致君泽民把国清。不想时乖于宁党，天子信宠那奸雄。不听良言将我贬，罢职休官作俗民。携妻带子归故土，蹉跎京中过光阴。谁知疾病缠身体，残生稳丧在京城。我死已后休怠慢，急速带子转开封。保着灵柩还故里，将我埋葬祖坟中。

家资田园须紧守，随时守分过光阴。春秋祭扫先人墓，不可忽略要恭诚。老夫人，闻听此言如刀绞，开言有语把夫尊：

老爷虽然身有病，不过是，一时气闷在心中，遍请名医容易治，何愁病体不离身。张诰命，正然解劝王御史，使女前来报一声。

使女报说仪门外成院公传禀，有亲家老爷来看望。老爷闻听，说：“夫人，你且回避。快请进来。”不多时，云公走至中堂。公子在王老爷床前侍立，泪流满面，一见岳丈，连忙作揖请安让坐。云公走至床前说：“仁兄，病体可减轻了些吗?”王老爷挣扎说：“贤弟请坐。”家人献茶，茶罢搁盏。王老爷未从启齿，两泪交流。

忠良未语先流泪，启齿先把贤弟称，愚兄因为参宁党，触犯龙目圣意嗔。

革职为民宽饶恕，圣恩高厚不加刑。我只说，回归故里逍遥乐，也幸悠悠度此生，拙妻幼常相守，荣辱全无免怕惊。是命多乖身染病，搭了忧思病无生。魂灵扮作他乡鬼，此心为谁达宿中。我与贤弟投一契，胜似相交效古人，因此两姓结秦晋，约下百岁两门亲。为的是，彼此照看儿和女，身后无有牵挂心。不料愚兄身染病，存亡只在奄然中。我死之后家无主，岂但只有少亲朋。我儿今年方七岁，令爱六岁甚年轻，意欲完结百年好，岂有个，六七岁儿童把亲成，少不得，令他母子归故土，孩儿长大再完婚。贤弟素日知大道，礼意纲常你最明。

想这愚兄在日好，怜他母子苦伶仃。以后瑞林身长大，贤弟斟酌度量行。倘若无才不成器，令爱千金另许人。老爷言词还未尽，云御史，悲恼交加把话云：仁兄不必多忧虑，莫把云龙当畜生。不幸归西兄辞世，尊嫂嫂，只管携眷转开封。以后令郎身长大，我云龙，必要

完结这婚姻。王公闻听心欢喜，病床叩头把话云：但愿贤弟能如此，九泉之下也感恩。王瑞林，在旁闻听痛碎心。

王公言讲多时，云老爷告辞已去。夫人闻听云老爷已去，将药煎好，手拿金杯走至床前，口呼：“夫主汤药已好，请老爷服药。”王公闻听说：“虽有妙药也难治我这冤孽病症。”无奈挣扎抬头，公子在旁扶定，夫人将金杯放在唇上，王公吞在腹内。漱口已毕，眼望夫人公子叫声：“贤妻娇儿，方才亲家来时诸事与他说明，日后孩儿长大，他差人接至京中必然完结婚姻，绝不失亲近至好。”

夫人闻听呼夫主，老爷留神仔细听：自古说，积善之家天保佑，暗中默默有神明。老爷为官多清正，诸事公平爱子民，莫说皇天无报应，福善祸淫真对真。祖宗阴德夫主好，自然病退祸离身。夫人解劝还未尽，王御史，忽然一事上心中。

夫人正然解劝，王公老爷忽然想起一事说：“夫人快去将温凉盏拿来。”夫人走至祖先堂，开门将桌上花梨木的盒儿拿起，送至老爷面前，放在床头。老爷叫夫人用钥匙开开盒儿上的锁头，王公将温凉盏拿在手内，眼望夫人公子开言道：

王老爷，手内擎定温凉盏，眼望夫人把话云：曾记太老爷临危日，留下遗言记在心，说道是：此宝非比寻常物，祖辈传流到至今。无论茶酒倾杯内，随心变化妙无穷。欲使起温不用火，若要凉时何用冰。价值连城非凡品，原是蓬莱一奇珍。祖辈流传十五代，算来四百有余春。珍重收藏莫轻看，我的遗言要谨遵。王某今日无常到，祖上遗言痛碎心。我儿须当遵父命，着意收藏要小心。说着说着心如醉，公子夫人两泪淋。一家三口悲又惨，父子夫妻箭刺心。说罢就叫收宝贝，仍然送至祖堂中。王老爷，气败神虚无常到，一阵昏迷闭两睛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浩然正气还天地，三魂渺渺影无踪。夫人一见号痛，七岁亲郎叫父亲。

可怜这老爷一命呜呼，身归泉世，夫人公子已哭得死去活来，合家无不伤心落泪。衣衾棺椁早已预备停当，不多一时，将老爷成殓。母子披麻戴孝，众家人身穿白衣。差人望云府报丧，云公夫妇俱来吊孝，更觉悲哀。治丧完毕，不敢停留，将住宅变卖，教院子准备车马，打点行装，装好灵柩，择日出离京城。云公夫妇送至十里长亭，洒泪分别。公子夫人径奔开封府大路而行。

夫人公子登途路，扶灵归里转开封。院子紧随灵柩后，左右帮扶加小心。

安童扶侍老诰命，紧跟驮轿步下行。灵前插定旗一杆，纸课飘扬好惨情。夫人轿中思王氏，暗把儿夫腹内称：你那年，祭祖回家接亲眷，亲身随你进京城。一呼百诺多荣耀，府县迎接送下程。到如今，合家皆是穿重孝，母子扶灵转故城。故道风光依然在，那去了为官受禄人。再不得，衣锦还乡人钦敬；再不得，携妻带子拜先容；再不得，华堂设筵请亲友；再不得，春风得意跳龙门。这夫人，万种愁肠堆方寸，千行血泪染衣襟。正遇残秋八月后，一派凄凉最惨情。回首掩睛暮云烟，极目开封途路穷。诰命悲哀公子痛，彼此伤情滚泪痕。张诰命，看看亲郎思夫主。小公子，望望夫人想父亲。这正是：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伴断肠人。言不尽，受够许多风霜苦，那一日，来到河南安乐村。

夫人公子扶着老爷的灵柩来到了开封府永宁县安乐村中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

话说安乐村中家下仆人闻此凶信，个个惊慌，人人哀痛。夫人将老爷的灵柩停在中堂，一切亲友都来吊孝。公子夫人守孝百日，葬入祖坟。诸事完毕，张夫人叫院公请名师教训公子读书。

夫人守制家中住，随时安分度光阴。邀请名师教公子，家人努力务庄农。

淡薄勤俭随时过，竟读《礼》、《易》旧家风。公子昼夜读书史，寒窗学案授清灯。老诰命，痴守家业疼奴仆，教子读书效古人。平地风波忽然起，大祸临头难脱身。

这一日，太白金星灵机一动，心血来潮，自言自语说："下界王瑞林乃是星君转世，当受许多磨难，才能大运亨通，当朝一品。今夜三更当有火灾，从此家业败落，折磨他的心志。"

遂命火祖，至夜三更，人俱睡熟，扇动神火引起凡火。一时之间，正房厢房砰砰叭叭一片通红。夫人公子从梦中惊醒起来，各处藏躲逃命。怎奈烈火腾空，烟气薰人。老夫人正跑之间，只见一位神圣手拿火器，带领一条火龙飞奔前来，老夫人吓的哎呀一声，跌倒在地，气绝身亡。那火直烧到天明，幸亏左近村庄乡民人等救灭了。公子叫人搭起一座芦篷，将夫人停在篷内。老院公察点家人，竟自逃去大半。主仆商议要发送安人，手内无钱，将田地典卖了。葬埋诰命诸事已毕，主仆二人无处存身，将剩下的家人卖了几两银子，买了两间草房暂且居住。一日，王瑞林正与院公商议难以度日之事，只见公子哎呀了一声说："坑死我也!"

放声大哭，泪流满面。院公说："公子何故如此?"瑞林见问，口呼院子：

这公子，眼含痛泪呼院子，听我细细说原因。老爷临危嘱咐我，温凉盏，乃是传家宝贵珍，珍重收起莫轻用，为父遗言要谨遵。不曾望，前日咱家遭天火，老母吓死命归阴，乃我忙中忘此事，温凉盏一定被火焚。烧坏宝贝不大紧，怎见先人与祖宗。

公子说着号痛，跺脚捶胸两泪淋。院公听说尊公子：

不必着忙担怕惊，那日咱家遭火难，居家大小尽冒魂，夫人昏迷公子痛，人人忘掉宝贵珍。烈火焰中寻千遍，抢出宝贝谨收存。现在老奴身边带，公子休忧请放心。

说罢取出温凉盏，递给时乖命舛人。瑞林一见心欢喜，双手接来叹几声。此宝不亏老院子，早被烈火化灰尘。今日看见传家宝，想起天伦我父亲。老爷在时多清正，忧国忧民直道行。爹爹为谁身先丧，抛下母子苦伶仃。扶柩回乡归故土，母子守坟过光阴。门庭冷落七八载，犹有飞灾横祸临。无情大火穷家业，吓死仁慈老母亲。王瑞林，前生造下什么孽?父亡母死苦伤情。产业精光家人散，只剩亲郎和院公。眼看着，坐吃山空无活计，沦丧沟濠苦不同。老院子，在旁解劝呼公子，不必忧愁且放心。房舍家财虽被火，还有良田几亩零。到了秋成收个好，可得成银二十金。还可糊口熬岁月，仍够读书奔功名。主仆讲话多一会，收起乡邦宝贵珍。

公子守孝三年，苦念文章。孝满以后，正逢科考，公子中了头名秀才。真是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一年，老院子一病身亡。公子哭了两场，又卖了几亩田地，买了口棺木，成殓院公，葬在祖坟西边。只剩公子一人，更觉孤苦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本县十里铺有一个监生姓黄，双名大寿，娶妻杨氏。夫妇两个年近三旬，并无子嗣，家中颇有资财，甚是好浮名，依仗着银钱，在京中买了个监生头衔，夸耀乡里。又会吟几首诗句，只是不大神

通。每日家只想功名，遍请有名的生员，给他捉刀代文字，意图幸取功名。那日花堂设席，邀请朋友出题作文。座中有一家生员姓王，名唤王七，他就向黄监生开言讲道：

王七有语开言道，黄兄留神听我言。每日会客求文字，尊敬斯文不惜钱。

一心想，名登天榜身荣贵，乐富还须中状元。你既诚心求枪手，小弟举荐一生员。新科秀士王门子，名唤瑞林正青年。胸藏锦绣尊孔孟，诸子百家俱学全。现在安乐村中住，家业凋零甚贫寒。你如能，把他邀请作文字，何愁不得中状元。王七说罢一席话，大寿闻听甚喜欢。

感激王兄此推荐，异日腾达必报还。一夜无话东方亮。黄监生，清晨邀请王英贤。

黄大寿清晨早起，写了柬帖，带领家人坐骑白马径奔安乐村而来。走不多时，来至安乐村庄口。叫家人问明王相公的住处，来到瑞林门首。只听得里面书声琅琅，字句清真。忙叫人上前击户，里面答应：“是谁?”家人回言说：“有本县十里铺临生黄大寿来拜。”公子闻听黄监生三字，心中甚是纳闷，说素不相识，因何前来拜我，其中必有原故。无奈合起文章，走至院内，用手开门，只见一人恭立门旁，身后有一家人牵定坐骑。公子一见，上下打量来人，只见他：万字方巾头上戴，飘带双垂在后边。八股丝绦束腰内，粉底皂靴足下穿。浓眉大眼身形胖，鼻尖腮窄嘴唇翻。看他那，容貌衣袍家必富，举止动作甚俗凡。躬身带笑门旁立，捏弄斯文礼貌谦。

公子启齿开言问：何方贵客到门前?黄大寿，一见公子开门户，举目留神仔细观。只见他：头戴方巾多儒雅，身穿半旧素白衫。蓝绒丝条腰间系，皂履一双已破残。面如美玉白又润，唇似丹朱红又鲜。

眉清目秀精神满，腹隐珠玑实不凡。气宇轩昂心胸大，一遇凌云上九天。监生看罢忙施礼，贵耳留神听我言。小弟姓黄名大寿，特来拜访到门前。久闻大名如皓月，三生有幸会尊颜。瑞林闻听往里请，黄生迈步进门栏。又只见，草舍两间墙壁坏，旧隔扇，子缺少挂房檐。鲜草不除迎阶绿，房梁破损蛛网连。屋内破床席不正，四壁萧条甚惨然。瑶琴横挂锦囊破，帏屏残旧不可观。一张破桌堆书史，尽是先贤古圣篇。公子让坐分宾主，秀才亲身把茶端。黄生有语开言道，先生细耳请听言。

位分宾主，公子献茶，茶罢搁盏。黄监生满面堆欢，眼望公子开言讲话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

话说黄大寿满面堆欢，眼望公子口呼兄长：

黄生有语呼兄长，先生留神听我言。小弟家住十里铺，原是永宁县内民。

祖上三代为官宦，我的父，曾在金陵作县丞。家业不多堪糊口，虽不殷富也不穷。自幼读书习文业，者也之乎囫囵云。连考三场不得中，无奈何，捐那黉门一监生。最爱斯文尊孔孟，广交秀才与名公。不远千里访良友，切磋琢磨到一身。久仰先生学问好，诸子百家尽皆明。

诗词歌赋人难比，孔氏门中一俊英。小弟斗胆来贵府，攀高妄想会先生。多蒙不弃容见面，学生有幸会尊容。老先生，不吝珠玉多指教，如蒙教诲感激深。说着欠身忙离坐，低头猫腰打一恭。公子还礼说不敢，先生请坐纳余音。小弟年幼学问浅，侥幸成名如盘弓。粗通文墨不大好，枉得虚名岂可听。先生错爱临寒舍，有劳大驾到柴门。小弟明日必回拜，定去领教老先生。黄生闻听心欢喜，离坐猫腰又打恭。学生成心来领教，怎敢劳，明公贵步拜愚蒙。我明晨，差遣小厮来接请，一杯水酒表心情。咱两人，谈论书史讲道义，吟诗作赋叙温情。公子答应明晨去，来而不往礼不通。叙谈多时黄生走，瑞林相送到街门。大寿乘马回家转，公子抽身进房中。今一日，瑞林错交黄大寿，惹起飞灾祸奔身。

公子送客回房想黄大寿素不相识，写帖来拜，听他之言无非慕名求教，明日去回拜他。想罢，天色已晚。这一日，乃是七月十三，皓月东升，祥光普照，独坐街前，仰观明月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王瑞林，闲步街前无情绪，仰观皓月里冒烟。素魄如精祥光漫，碧落银河一派寒。冷月凄凉风细细，公子对景好凄然。思父想母恋院子，不觉痛泪眼中含。老爷不幸身辞世，母子孤寡转家园。无端大火穷家业。老母吓死赴阴间。仆夫家人皆逃散，房舍家财一火焚。院公他也归阴路，独剩下，亲郎不死受熬煎。小小年纪二十岁，受尽苦恼与烦难。破房怕下连阴雨，更怕秋凉冻雪寒。胸藏珠玑难果腹，腹有诗书是枉然。那一日，鸿钧气转时运至，得随凌云上九天。扬眉吐气光门户，才显男儿志不凡。公子伤心时多会，不觉得，月移花影上栏干。更漏频催交三鼓，金风吹的透衣衫。公子转身进房内，寂寞凄凉独自眠。公子一觉睡到东方大亮，起来漱洗已毕，专候黄宅来请。

且说黄大寿回至家中，满心欢喜，直说又得了一把好枪手，分付厨下置办酒席。次日教拿名帖差家人备马去接公子。家人来至王宅，用手击户，公子开门。小厮手拿请帖说：“家主差我请王大爷光临。”公子并不推辞，锁门与家人同行，不多时到了。监生整冠迎接，携手揽腕至中厅，分宾主坐下。安童献茶，茶罢搁盏。公子开言口呼：

黄兄，公子开言呼兄长，先生留神仔细听，昨日多有劳贵步，光监草舍到寒门。素不相识蒙厚爱，好教小生愧难禁。黄生说：

你我皆是读书客，斯文一脉投机缘。同声相应皆朋友，同气相求赛弟兄。说话之间调桌椅，家人斟酒献金尊。上几道，香水梨儿沙糖拌，白花嫩藕与菜根；上几道，银杏黄李甜如蜜，苹果香蕉分外香；上几道，沙果鲜菱与橄榄，贡临笋，葡萄甚是可爱人；上几道，法制榛仁人参果，红杏干，瓜仁松仁配可仁；上几道，桔饼闵姜南瓜饯，红片青梅色色新；上几道，生炒鸭腰螃蟹肉，变蛋乳脯可人心；上几道，虾米海蜇共皮扎，板鸭火肉炒鸡肫。上几道，油炸铁雀风干肉，

烧肠排骨配金麟；上几道，乳猪狍肉与熊掌，燕窝鹿尾与驼峰；上几道，异味海参沙鱼翅，鹿筋鸭掌与蟹羹；上几道，水晶馒头直鱼脚，黄白风糕撒果仁。说不尽，八珍海味般般有，真个是，五味烹炸色色新。

黄监生打开东阁邀请公子，为的是给他作夹带文字，所以如此恭敬。他二人在大厅之上畅饮叙谈。

他二人，推杯换盏来回让，宾主快乐饮刘伶。黄监生，启齿开言呼兄长，先生留神仔细听，肴馔不美难为情。王兄长，放量开怀饮几盅。公子闻听腮含笑，兄长何必太谦恭。既蒙生设请小弟，王瑞林，怎敢作客假抛情。他二人，畅饮琼浆叙闲话，言讲诗书论古文。黄监生，勉强答应讲文理，王公子，只管高谈不留情。

公子与黄监生吃酒讲话，饮至半酣，黄生有语开言，口尊兄长："今蒙不弃，广讲寒门。弟所求这文章事业，万望先生诚心指教，保证愚弟渡迷津。"公子说："小弟虽在黉门，也无什么出类超群之才，我还要领教先生，彼此琢磨，自然长进。"黄生说："先生不必太谦，弟诚心求教并无虚情。"公子说："老兄既然如此，但小弟学疏才浅，恐怕辜负美意。"黄生又说："明秋就是乡试之年，先生可进京吗?"公子说："好容易苦等三年，岂有不去之理。"黄生闻听，说："明年先生既进京考试，弟陪先生到京师。所有车马人夫俱在，不必先生分心。但场内若遇在一号，望先生帮助一二才好。"公子说："若果在一号中，无不尽力周全。"说话之间，无色已晚，撤去残席。公子告别。监生仍叫家人送公子回家。

瑞林回到家中，坐在床头，想今日在黄宅赴席听大寿之言，不过说为的是讲题作文挟带传递而已，并无别事，又说明秋还要上京乡试，同我进场。况我正要上京，一则赴考，二则投亲。我何不将田地

变卖几两银子与他同行，到也凑巧，免得路上孤单。倘若得中，光宗耀祖；若是落第，我也就不必南归，住在云府再等下科便了。从此以后，黄大寿与公子经常来往，送柴送米，帮助银钱。公子为人忠厚，把黄大寿作为至交，尽力与他讲书作文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腊尽春回，又是一载。黄大寿意欲早到京师，还要寻访门路，买通关节，指望侥幸得中，与公子商量就要打点起身。公子也要早进京城投奔岳父。二人事又相合，彼此并无推阻。择定吉期，订四月初八日起身。公子将地亩典卖以作路费，将房屋家资托付邻舍照看。那日已到初八日，监生将车马人夫预备停当，会合公子起身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四

话说黄大寿会合了王公子，离了河南永宁县径奔京师大路而来。

公子黄生登故道，径奔幽卅大路行。二人同坐一车内，晓行夜住奔京城。

这公子，囊内空虚盘费少，惟恐大寿把他轻。黄生要尽公子礼，诸事殷勤甚小心。说说笑笑无拘束，饥食渴饮路途中。行程正遇初夏景，万紫千红竟无心。山明水秀风荡荡，草嫩花香何其闻。玉堆牡丹红拂拂，风泊荷叶碧深深。红白桃李围庄院，青黄载埋村舍东。有水凉厅临户畔，沙窗半卷隐红裙。采莲女子歌声细，青腰纱衫大蜻蜓。田父会姑忙农事，稚子弯钩敲绣针。牧童歪跨横牛背，白头老翁卧林中。惊了些，风雨迷路寻野店；遇了些，阴晴不定找庄村；走了些，河窄河宽崎岖路；遇了些，或高或矮会合峰。即日正走天色晚，红轮西坠日归宫。大寿车中叫小厮，快寻旅店住车轮。

大寿说：“日已沉西，快寻旅店，早卸车马要紧。”小厮用鞭望北一指说：“前面就是彰德府，二位爷在城外住啊，在城内住呢?”黄生说：“既是彰德府，也是有名的地方，赶进城去寻一个干净店房，我与你王大爷歇息便了。”家人闻听，摇鞭催马，不多时，进了彰德府。只见三街六市，买卖林立，人烟稠密，甚是热闹。家人赶车来至一座客店门首。店小二招呼：“我店里房屋高大，床榻洁净，酒肴茶饭件件鲜明，请车马进店。”黄生说：“既如此，就在这店里歇了罢。”店小二连忙上前同家人将车马赶至店中。对面有五间大房甚是洁净，大寿公子下车进房坐下，家人搬行李。店小二就问：“二位官府要用什么酒肴饭菜?分付小的，好去预备。”黄生在腰内取出白银一块约有二两，递给小二说：“你将上好的酒肴饭食，预备二桌，

先拿酒来，我们饮酒。”小二去不多时，将酒肴送至房中。他二人对坐饮酒，叙谈闲话。

大寿有语开言道，满面堆欢把贤弟尊：咱二人，不远千里来应考，冲风冒雨为功名。倘若是，一举成名身得中，不亚如，宋郊兄弟两同登。公子闻听腮含笑，兄长细耳纳余音。但愿咱二人同谊好，何愁不得跳龙门。愚弟胸中无点墨，也不敢，一同仁兄进都城。他二人，话到投机频饮酒，玉液金波放量吞。黄生量大没曾醉，公子酒够有八分。

二人饮酒叙话，王公子一时高兴，多恋了几杯酒，竟自醉了。酒后狂放，为要卖弄他的宝贝，眼望黄生说：“兄长，咱二人饮了半日，这酒虽好，但冷热不能随心，叫人不乐。我有一件东西取出来与兄长再饮几杯何如?”黄生说：“不知是什么东西?”公子说：“我取出你看。”解开靠体的衣服，拿出个锦囊，锦囊里取出一个小盒儿。公子用钥匙开锁，揭起盒盖，里边盛着一件东西，棉花包定。公子用手拿起，去了棉花，眼望黄生口呼：“兄长，你看这一个小小玉杯，祥光缭绕，子午盘旋。”大寿说：“贤弟，这不过是个羊脂玉的酒杯，有何好处?”公子说：“大略兄长也不晓得这杯的奥妙，听小弟言来。”

公子醉后弄宝贝，叫声仁兄请听言：此宝并非凡间物，其中奥妙有多端。

无论茶酒倾杯内，变化无穷难尽谈。或醒或醉随人用，或凉或温任意餐。名为比玉温凉盏。

价值连城品不凡。原是瑶池蓬莱宝，流落王门作古玩。祖孙相传十五代，珍重收藏四百年。

今也取出同一乐，与仁兄，再饮几杯才去眠。

大寿闻听满心欢喜，连忙接在手内仔细观瞧，真乃美玉无瑕，果然好杯。公子趔里趔趄拿起酒壶说："兄长将杯放下，小弟斟一杯与兄长试试何如?"大寿把酒杯放在桌上，公子未曾斟酒就问说："兄长，你还是要喝凉的呀，还是要喝热的呢?"大寿说："我想一杯热的吧!"

公子将酒斟上说声："快热。"端起一饮，果然滚热。公子说："兄长，你何不再饮一杯凉的。"说着复又斟上说："快冷!"黄生饮在口内果然冰凉。大寿惊喜交加说："真正异宝!"公子说："兄长照样再饮几杯。"大寿又饮二杯，公子醉后狂为，鼓掌大笑。大寿心中暗想：我与王公子进京赶考为的是功名，这一进城文章策论俱各仗赖于他，况场屋之内时时有变，中与不中，实实难保。又闻阁老严嵩恋脏受贿，最爱金银，有才无钱别想官职。我就纵然得中，有多少银钱买通他的门路早早得爵。王公子若肯将此杯送我，献给严府何愁功名富贵。欲待开口要这宝贝，又听他说王门传留十五代，料想不肯给我。黄生见宝起意，恶念忽生心想："有了。彰德府至京还有一千余里，慢慢图谋有何不可，料他孤身一人飞不出我手心去。"

恶贼主意安派定，假意堆欢把话云：此物果是无价宝，变化无穷可爱人。

只听人言温凉盏，我只说谎言不可听。今日无心逢此宝，黄大寿，三生有幸会奇珍。劝贤弟，从今休在人前露，谨慎收藏要小心。时逢偷盗人心坏，心腹相结难信真。

黄生假意说好话，酒醉亲郎叫老兄：

你我亚赛亲兄弟，我才肯，取出异宝饮刘伶。以后再不用此盏，兄长言词我谨遵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